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八十五回 賈存周報陸郎中任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

話說趙姨娘正在屋裡抱怨賈環，只聽賈環在外間屋裡發話道：「我不過弄倒了藥錫子，激了一點子藥，那丫頭又沒就死了，值的他也罵我，你也罵我，賴我心壞，把我往死裡糟蹋？等著，我明兒還要那小丫頭子的命呢，看你們怎麼著！只叫他們提防著就是了。」那趙姨娘趕忙從裡間出來，握住他的嘴，說道：「你還只管信口胡說，還叫人家先要了你的命呢！」娘兒兩個吵了一回。趙姨娘聽見鳳姐的話，越想越氣，也不著人來安慰鳳姐一聲兒。過了幾天，巧姐兒也好了。因此，兩邊結怨比從前更加一層了。一日，林之孝進來回道：「今日是北靜郡王生日，請老爺的示下。」賈政吩咐道：「只按向年舊例辦了，回大老爺知道，送去就是了。」林之孝答應了，自去辦理。

不一時，賈赦過來同賈政商議，帶了賈珍、賈璉、寶玉去給北靜王拜壽。別人還不理，惟有寶玉素日仰慕北靜王的容貌威儀，巴不得常見纔好，遂連忙換了衣服，跟著來到北府。賈赦賈政遞了職名候諭。不多時，裡面出來了一個太監，手裡掐著數珠兒。見了賈赦賈政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二位老爺好？」賈赦賈政也都趕忙問好，他兄弟三人也過來問了好。那太監道：「王爺叫請進去呢。」

於是爺兒五個跟著那太監進入府中。過了兩層門，轉過一層殿去，裡面方是內宮門。剛到門前，大家站住，那太監先進去回王爺去了。這裡門上小太監都迎著問了好。

一時，那太監出來說了個「請」字，爺兒五個肅敬跟入。只見北靜郡王穿著禮服，已迎到殿門廊下。賈赦賈政先上來請安，捱次便是珍、璉、寶玉請安。那北靜郡王單拉著寶玉道：「我久不見你，很惦記你。」因又笑問道：「你那塊玉好？」寶玉躬著身打著一半千兒回道：「蒙王爺福庇，都好。」北靜王道：「今日你來，沒有什麼好東西給你吃的，倒是大家說說話兒罷。」說著，幾個老公打起簾子。北靜王說請，自己卻先進去，然後賈赦等都躬著身跟進去。先是賈赦請北靜王受禮，北靜王也說了兩句謙詞。那賈赦早已跪下，次及賈政等捱次行禮，自不必說。

那賈赦等復肅敬退出，北靜王吩咐太監等讓在眾戚舊一處，好生款待，卻單留寶玉在這裡說話兒，又賞了坐。寶玉又磕頭謝了恩，在挨門邊繡墩上側坐，說了一回讀書作文諸事。北靜王甚加愛惜，又賞了茶。因說道：「昨兒巡撫吳大人來陸見，說起令尊翁前任學政時，秉公辦事，凡屬生童，俱心服之至。他陸見時，萬歲爺也曾問過，他也□分保舉，可知是令尊翁的喜兆。」寶玉連忙站起，聽畢這一段話，纔回啟道：「此是王爺的恩典，吳大人的盛情。」

正說著，小太監進來回道：「外面諸位大人老爺都在前殿謝王爺賞宴。」說著，呈上謝宴並請午安片子來。北靜王略看了看，仍遞給小太監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知道了，勞動他們。」那小太監又回道：「這賈寶玉，王爺單賞的飯預備了。」北靜王便命那太監帶了寶玉到一所極小精巧精緻的院裡，派人陪著吃了飯，又過來謝了恩。北靜王又說了些好話兒，忽然笑說道：「我前次見你那塊玉倒有趣兒，回來說了個式樣，叫他們也作了一塊來。今日你來得正好，就給你帶回去玩罷。」因命小太監取來，親手遞給寶玉。寶玉接過來捧著，又謝了，然後退出，一一北靜王又命兩個小太監跟出來，一一纔同著賈赦等回來了。賈赦見過賈母便各自回去。

這裡賈政帶著他三人請過了賈母的安，又說了些府裡遇見什麼人。寶玉又回了賈政，吳大人陸見保舉的話。賈政道：「這吳大人，本來們相好，也是我輩中人，還倒是有骨氣的。」又說了幾句閒話兒，賈母便叫：「歇著去罷。」賈政退出，珍、璉、寶玉都跟到門口。賈政道：「你們都回去陪老太太坐著去罷。」說著便回房去。剛坐了一坐，只見一個小丫頭回道：「外面林之孝請老爺回話。」說著，遞上個紅單帖來，寫著吳巡撫的名字。賈政知道來拜，便叫小丫頭叫林之孝進來。賈政出至廊簷下。林之孝進來問道：「今日巡撫吳大人來拜，奴才回了去了。再奴才還聽見說，現今工部出了一個郎中缺，外頭人和部裡都吵嚷是老爺擬正呢。」賈政道：「瞧罷咧。」林之孝又回了幾句話，纔出去了。

且說珍、璉、寶玉三人回去，獨有寶玉到賈母那邊，一面述說北靜王待他的光景，並拿出那塊玉來。大家看著笑了一回，賈母因命人：「給他收回去罷，別丟了。」因問：「你那塊玉好生帶著罷？別鬧混了。」寶玉在項上摘下來，說：「這不是我那一塊玉？那裡就掉了呢！比起來，兩塊玉差遠著呢，那裡混得過？我正要告訴老太太：前兒晚上，我睡的時候，把玉摘下來掛在帳子裡，他竟放起光來了，滿帳子都是紅的。」賈母說道：「又胡說了。帳子的簷子是紅的，火光照著，自然紅是有的。」寶玉道：「不是。那時候燈已滅了，屋裡都漆黑的了，還看的見他呢。」邢王二夫人抿著嘴笑。鳳姐道：「這是喜信發動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什麼喜信？」賈母道：「你不懂得。今兒個鬧了一天，你去歇歇兒去罷，別在這裡說話了。」寶玉又站了一會兒，纔回園中去了。

這裡賈母問道：「正是，你們去看姨太太，說起這事沒有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本來就要去看，因鳳丫頭為巧姐兒病著，耽擱了兩天，今兒纔去的。這事我們告訴了，他姨媽倒也不願，只說蟠兒這時候不在家，目今他父親沒了，只得和他商量商量再辦。」賈母道：「這也是情理的話。既這麼樣，大家先別提起，等姨太太那邊商量定了再說。」

不說賈母處談論親事。且說寶玉回到自己房中，告訴襲人道：「老太太與鳳姐剛纔說話含含糊糊，不知是什麼意思。」襲人想了想，笑了一笑，道：「這個，我也猜不著。但只剛纔說這些話時，林姑娘在跟前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林姑娘纔病起來，這些時何曾到老太太那邊去呢？」

正說著，只聽外間屋裡麝月與秋紋拌嘴。襲人道：「你兩個又鬧什麼？」麝月道：「我們兩個鬥牌，他贏了我的錢，他拿了去；他輸了錢，就不肯拿出來。——這也罷了，他倒把我的錢都搶了去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幾個錢，什麼要緊？傻東西，不許鬧了！」說的兩個人都咕嘟著嘴，坐著去了。這裡襲人打發寶玉睡下。不提。

卻說襲人聽了寶玉方纔的話，也明知是給寶玉提親的事，因恐寶玉每有癡想，這一提起，不知又招出他多少話來，所以故作不知。自己心上，卻也是頭一件關切的事。夜間躺著，想了個主意：不如去見見紫鵲，看他有什麼動靜，自然就知道了。次日，一早起來，打發寶玉上了學，自己梳洗了，便慢慢的去到瀟湘館來，只見紫鵲正在那裡掐花兒呢。見襲人進來，便笑嘻嘻的道：「姐姐屋裡坐著。」襲人道：「坐著。妹妹掐花兒呢嗎？姑娘呢？」紫鵲道：「姑娘纔梳洗完了，等著溫藥呢。」

紫鵲一面說著，一面同襲人進來。見黛玉正在那裡拿著一本書看，襲人陪著笑道：「姑娘怨不得勞神，起來就看書。我們寶二爺念書，若能像姑娘這樣，豈不好了呢！」黛玉笑著把書放下。雪雁已拿著個小茶盤裡托著一鍾藥，一鍾水，小丫頭在後面捧著痰盒漱盂進來。

原來襲人來時，要探探口氣，坐了一回，無處入話。又想著黛玉最是心多，探不成消息，再惹著了他，倒是不好。又坐了坐，搭訕著辭了出來了。將到怡紅院門口，只見兩個人在那裡站著呢，襲人便往前走。那一個早看見了，連忙跑過來。襲人一看，卻是鋤藥，因問：「你作什麼？」鋤藥道：「剛纔芸二爺來了，拿了個帖兒，說給們二爺瞧的，在這裡候信。」襲人道：「寶二爺天天上學，你難道不知道？還候什麼信呢？」鋤藥笑道：「我告訴他了。他叫告訴姑娘，聽姑娘的信呢。」

襲人正要說話，只見那一個也慢慢的蹭過來了。細看時，就是賈芸，溜溜揪揪往這邊來了。襲人見是賈芸，連忙向鋤藥道：「你告訴說：知道了，回來給二爺瞧罷。」那賈芸原要過來和襲人說話，無非親近之意，又不敢造次，只得慢慢踱來。相離不遠，不想襲人說出這話，自己也不好再往前走，只好站住。這裡襲人已掉背臉往回裡去了。賈芸只得怏怏而回，同鋤藥出去了。

晚間，寶玉回房，襲人便回道：「今日廊下小芸二爺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作什麼？」襲人道：「他還有個帖兒呢。」寶玉道：

「在那裡？拿來我看看。」麝月便走去在裡間屋裡書櫃子上頭拿了來。寶玉接過看時，上面皮兒上寫著：「叔父大人安稟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孩子怎麼又不認我作父親了？」襲人道：「怎麼？」寶玉道：「前年他送我白海棠時，稱我作父親大人，今日這帖子封皮上寫著叔父，可不是又不認了麼？」襲人道：「他也不害臊，你也不害臊！他那麼大了，倒認你這麼大兒的作父親，可不是他不害臊？你正經連個……」剛說到這裡，臉一紅，微微的一笑。寶玉也覺得了，便道：「這倒難講，俗語說：『和尚無兒，孝子多著呢。』只是我看著他還伶俐得人心兒，纔這麼著；他不願意，我還不稀罕呢。」說著，一面拆那帖兒。襲人也笑道：「那小芸二爺也有些鬼鬼頭頭的。什麼時候又要看人，什麼時候又躲躲藏藏的，可知也是個心術不正的貨！」

寶玉只顧拆開看那字兒，也不理會襲人這些話。襲人見他看那字兒，皺一回眉，又笑一笑兒，又搖搖頭兒，後來光景竟不大耐煩起來。襲人等他看完了，問道：「是什麼事情？」寶玉也不答言，把那帖子已經撕作幾段。襲人見這般光景，也不便再問，便問寶玉吃了飯還看書不看。寶玉道：「可笑芸兒這孩子竟這樣的混賬！」襲人見他所答非所問，便微微的笑著問道：「到底是什麼事？」寶玉道：「問他作什麼！俗們吃飯罷。吃了飯歇著罷。心裡鬧的怪煩的。」說著，叫小丫頭子點了一個火兒來，把那撕的帖兒燒了。

一時，小丫頭們擺上飯來，寶玉只是怔怔的坐著。襲人連哄帶催，催著吃了一口兒飯，便擱下了，仍是悶悶的歪在床上。一時間，忽然掉下淚來。

此時襲人麝月都摸不著頭腦。麝月道：「好好兒的，這又是為什麼？都是什麼芸兒兩兒的！不知什麼事，弄了這麼個浪帖子來，惹的這麼傻了的似的，哭一會子，笑一會子。要天長日久鬧起這悶葫蘆來，可叫人怎麼受呢！」說著，竟傷起心來。襲人旁邊由不得要笑，便勸道：「好妹妹，你也別惱人了。他一個人就夠受了，你又這麼著。他那帖子上的事，難道與你相干？」麝月道：「你混說起來了。知道他帖兒上寫的是什麼混賬話？你混往人身上扯。要那麼說，他帖兒上只怕倒與你相干呢！」襲人還未答言，只聽寶玉在床上撲哧的一聲笑了，爬起來，抖了抖衣裳，說：「俗們睡覺罷，別鬧了。明日我還起早念書呢。」說著，便躺下睡了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，寶玉起來梳洗了，便往家塾裡去。走出院門，忽然想起，叫焙茗略等，急忙轉身回來叫：「麝月姐姐呢？」麝月答應著出來問道：「怎麼又回來了？」寶玉道：「今日芸兒要來了，告訴他別在這裡鬧。再鬧，我就回老太太和老爺去了。」麝月答應了。寶玉纔轉身去了。剛往外走著，只見賈芸慌慌張張往裡來。看見寶玉，連忙請安說：「叔叔大喜了！」那寶玉估量著是昨日那件事，便說道：「你也太冒失了！不管人心裡有事沒事，只管來攪。」賈芸陪笑道：「叔叔不信，只管瞧去。人都來了，在俗們大門口呢。」寶玉越發急了，說：「這是那裡的話？」

正說著，只聽外邊一片聲嚷起來。賈芸道：「叔叔聽！這不是？」寶玉越發心裡狐疑起來。只聽一個人嚷道：「你們這些人好沒規矩！這是什麼地方，你們在這裡混嚷！」那人答道：「誰叫老爺陞了官呢！怎麼不叫我們來吵喜呢？別人家盼著吵還不能呢。」

寶玉聽了，纔知道是賈政陞了郎中了，人來報喜的，心中自是甚喜。連忙要走時，賈芸趕著說道：「叔叔樂不樂？叔叔的親事要再成了，不用說，是兩層喜了。」寶玉紅了臉，啐了一口，道：「呸！沒趣兒的東西！還不快走呢。」賈芸把臉紅了，道：「這有什麼的？我看你老人家就不一一」寶玉沉著臉道：「就不什麼？」賈芸未及說完，也不敢言語了。

寶玉連忙來到家塾中，只見代儒笑著說道：「我纔剛聽見你老爺陞了，你今日還來了麼？」寶玉陪笑道：「過來見了太爺，好到老爺那邊去。」代儒道：「今日不必來了，放你一天假罷。可不許回園子裡玩去。你年紀不小了，雖不能辦事，也當跟著你大哥他們學學纔是。」

寶玉答應著回來。剛走到二門口，只見李貴走來迎著，旁邊站住，笑道：「二爺來了麼？奴才纔要到學裡請去。」寶玉笑道：「誰說的？」李貴道：「老太太纔打發人到院裡去找二爺。那邊的姑娘們說，二爺學裡去了。剛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，叫奴才去給二爺告幾天假。聽說還要唱戲賀喜呢。二爺就來了。」

說著，寶玉自己進來。進了二門，只見滿院裡丫頭老婆都是笑容滿面。見他來了，笑道：「二爺這早晚纔來？還不快進去給老太太道喜去呢。」寶玉笑著進了房門，只見黛玉挨著賈母左邊坐著呢，右邊是湘雲。地下邢王二夫人，探春、惜春、李紈、鳳姐、李紋、李綺、邢岫煙一千姐妹都在屋裡，只見寶釵、寶琴、迎春三人。

寶玉此時喜的無話可說，忙給賈母道了喜，又給邢王二夫人道喜，一一見了眾姐妹，便向黛玉笑道：「妹妹身體可太好了？」黛玉也微笑道：「太好了。聽見說二哥哥身上也欠安，好了麼？」寶玉道：「可不是？我那日夜裡，忽然心裡疼起來，這幾天剛好些，就上學去了，也沒能過去看妹妹。」黛玉不等他說完，早扭過頭和探春說話去了。鳳姐在地下站著笑道：「你兩個那裡像天天在一塊兒的？倒像是客，有這麼些套話！可是人說的『相敬如賓』了。」說的大家都一笑。黛玉滿臉飛紅，又不好說，又不好不說，遲了一會兒，纔說道：「你懂得什麼！」眾人越發笑了。

鳳姐一時回過味來，纔知道自己出言冒失，正要拿話岔時，只見寶玉忽然向黛玉道：「林妹妹，你瞧芸兒這種冒失鬼一一」說了這一句，方想起來，便不言語了。招的大家又都笑起來，說：「這從那裡說起？」黛玉也摸不著頭腦，也跟著訕訕的笑。寶玉無可搭訕，因又說道：「可是剛纔我聽見有人要送戲，說是幾兒？」大家都瞅著他笑。鳳姐兒道：「你在外頭聽見，你來告訴我們。你這會子問誰呢？」寶玉得便說道：「我外頭再去問問去。」賈母道：「別跑到外頭去。頭一件，看報喜的笑話；第二件，你老子今日大喜，回來碰見你，又該生氣了。」寶玉答應了個「是」，纔出來了。

這喜賈母因問鳳姐：「誰說送戲的話？」鳳姐道：「說是二舅舅那邊說，後兒日子好，送一班新出的小戲兒給老太太、老爺、太太賀喜。」因又笑著說道：「不但日子好，還是好日子呢！後日還是一一」卻瞅著黛玉笑。黛玉也微笑。王夫人因道：「可是呢，後日還是外甥女兒的好生日呢。」賈母想了一想，也笑道：「可見我如今老了，什麼事都糊塗了。虧了有我這鳳丫頭，是我個『給事中』。既這麼著，很好。他舅舅家給他們賀喜，你舅舅家就給你做生日，豈不好呢？」說的大家都笑起來，說道：「老祖宗說句話兒都是上篇上論的，怎麼怨得有這麼大福氣呢！」

說著，寶玉進來，聽見這些話，越發樂得手舞足蹈了。一時，大家都在賈母這邊吃飯，甚是熱鬧，自不必說。飯後，賈政謝恩回來，給宗祠裡磕了頭，便來給賈母磕頭。站著說了幾句話，便出去拜客去了。這裡接連著親戚族中的人來來去去，鬧鬧攘攘，車馬填門，貂蟬滿座。真個是：「花到正開蜂蝶鬧，月逢□足海天寬。」

如此兩日，已是慶賀之期。這日一早，王子勝和親戚家已送過一班戲來，就在賈母正廳前搭起行台。外頭爺門都穿著公服陪侍。親戚來賀的約有□餘桌酒。裡面為著是新戲，又見賈母高興，便將琉璃戲屏隔在後廈，裡面也擺下酒席。上首薛姨媽一桌是王夫人寶琴陪著，對面老太太一桌是邢夫人岫煙陪著。下面尚空兩桌，賈母叫他們快來。

一回兒，只見鳳姐領著眾丫頭，都簇擁著黛玉來了。那黛玉略換了幾件新鮮衣服，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，含羞帶笑的出來見了眾人。湘雲、李紋、李綺都讓他上首坐。黛玉只是不肯。賈母笑道：「今日你坐了罷。」薛姨媽站起來問道：「今日林姑娘也有喜事麼？」賈母笑道：「是他的生日。」薛姨媽道：「咳！我倒忘了。」走過來說道：「恕我健忘！回來叫寶琴過來拜姐姐的壽。」黛玉笑說：「不敢。」大家坐了。

那黛玉留神一看，獨不見寶釵，便問道：「寶姐姐可好麼？為什麼不過來？」薛姨媽道：「他原該來的，只因無人看家，所以不來。」黛玉紅著臉，微笑道：「姨媽那裡又添了大嫂子，怎麼倒用寶姐姐看起家來？大約是他怕人多熱鬧，懶怠來罷？我倒怪想他的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難得你惦记他。他也常想你們姐兒們。過一天，我叫他來大家敘敘。」

說著，丫頭們下來斟酒上菜，外面已開戲了。出場自然是一兩齣吉慶戲文。及至第三齣，只見金童玉女，旗旛寶幢，引著一個

霓裳羽衣的小旦，頭上披著一條黑帕，唱了幾句兒進去了。眾皆不知。聽見外面人說：「這是新打的蕊珠記裡的『冥昇』。小旦扮的是嫦娥，前因墮落人寰，幾乎給人為配；幸虧觀音點化，他就未嫁而逝。此時昇引月宮。不聽見曲裡頭唱的：『人間只道風情好，那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拋？幾乎不把廣寒宮忘卻了！』」第四齣是「吃糠」。第五齣是「達摩帶著徒弟過江回去」。正扮出些海市蜃樓，好不熱鬧。

眾人正在高興時，忽見薛家的人滿頭汗闖進來，向薛蝌說道：「二爺快回去！一並裡頭回明太太，也請回去！家裡有要緊事。」薛蝌道：「什麼事？」家人道：「家去說罷。」薛蝌也不及告辭，就走了。薛姨媽見裡頭丫頭傳進話去，更駭得面如土色，即忙起身，帶著寶琴，別了一聲，即刻上車回去了。弄得內外愕然。賈母道：「僮們這裡打發人跟過去聽聽，到底是什麼事，大家都關切的。」眾人答應了個「是」。

不說賈府依舊唱戲。單說薛姨媽回去，只見有兩個衙役站在二門口，幾個當舖裡夥計陪著，說：「太太回來，自有道理。」正說著，薛姨媽已進來了。那衙役們見跟從著許多男婦簇擁著一位老太太，便知是薛蟠之母。看見這個勢派，也不敢怎麼，只得垂手侍立，讓薛姨媽進去了。那薛姨媽走到廳房後面，早聽見有人大哭，卻是金桂。薛姨媽趕忙走來，只見寶釵迎出來，滿面淚痕，見了薛姨媽，便道：「媽媽聽見了，先別著急，辦事要緊！」

薛姨媽同寶釵進了屋子，因為頭裡進門時，已經走著聽見家人說了，嚇的戰戰兢兢的了，一面哭著，因問：「到底是合誰——」只見家人回道：「太太此時且不必問那些底細。憑他是誰，打死了總是要償命的，且商量怎麼辦纔好。」薛姨媽哭著出來道：「還有什麼商議！」家人道：「依小的們的主見：今夜打點銀兩，同著二爺趕去，和大爺見了面，就在那裡訪一個有斟酌的刀筆先生，許他些銀子，先把死罪撕擄開，回來再求賈府去上司衙門說情。還有外面的衙役，太太先拿出幾兩銀子來打發了他們，我們好趕著辦事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你找著那家子，許他發送銀子，再給他些養濟銀子。原告不追，事情就緩了。」寶釵在簾內說道：「媽媽，使不得。這些事，越給錢越鬧的兇，倒是剛纔小廝說的話是。」薛姨媽又哭道：「我也不不要命了！趕到那裡見他一面，同他死在一處就完了！」寶釵急的一面勸，一面在簾子裡叫人：「快同二爺辦去罷。」丫頭們攙進薛姨媽來，薛蝌纔往外走。寶釵道：「有什麼信，打發人即刻寄了來，你們只管在外頭照料。」薛蝌答應著去了，這寶釵方勸薛姨媽。

那裡金桂趁空兒抓住香菱，又和他嚷道：「平常你們只管誇他們家裡打死了人，一點事也沒有，就進京來了的，如今攛掇的真打死人了。平日裡只講有錢，有勢，有好親戚，這時候我看著也是嚇的慌手慌腳的了。大爺明兒有個好歹兒不能回來時，你們各自幹你們的去了，撂下我一個人受罪！」說著，又大哭起來。

這裡薛姨媽聽見，越發氣的發昏，寶釵急的沒法。正鬧著，只見賈府中王夫人早打發大丫頭過來打聽來了。寶釵雖心知自己是賈府的人了，一則尚未提明，二則事急之時，只得向那大丫頭道：「此時事情頭尾尚未明白，就只聽見說我哥哥在外頭打死了人，被縣裡拿了去了。也不知怎麼定罪呢。剛纔二爺纔去打聽去了。一半日得了準信，趕著就給那邊太太送信去。你先回去道謝太太惦記著，底下我們還有多少仰仗那邊爺們的地方呢。」那丫頭答應著去了。

薛姨媽和寶釵在家，抓摸不著。過了兩日，只見小廝回來，拿了一封書，交給小丫頭拿進來。寶釵拆開看時，書內寫著：

大哥人命是誤傷，不是故殺。今早用蝌出名，補了一張呈紙進去，尚未批出。大

哥前頭口供甚是不好。待此紙批准後，再錄一堂，能夠翻供得好，便可得生了。快

向當舖內再取銀五百兩來使用，千萬莫遲！並請太太放心。餘事問小廝。

寶釵看了，一一念給薛姨媽聽了。薛姨媽拭著眼淚，說道：「這麼看起來，竟是死活不定了！」寶釵道：「媽媽先別傷心，等著叫進小廝來問明了再說。」一面打發小丫頭把小廝叫進來。薛姨媽便問小廝道：「你把大爺的事細說與我聽聽。」小廝道：「我那一天晚上，聽見大爺和二爺說的，把我唬糊塗了。」

未知小廝說出什麼話來，下回分解。